

## 殷契研究六題

張惟捷

### 摘要

甲骨文研究是對殷商乃至西周時期古文字、古史與文化人類學探究的基礎，對甲骨知識的確實掌握，將為理解整體上古知識帶來顯著的幫助。我們針對「『多万入學』與《夏小正》」、「疾病『蠙\*』字試釋」、「人頭骨刻辭『者』字釋讀」、「『𦍋』字的辨識與思考」、「『𦍋』即狐字申說」、「災禍義『齒』字考釋」這六項小題，做了探討與分析，某些主題並曾目驗材料。鑒於它們各自的學術特殊性，每一個問題雖然皆基於卜辭現象展開論述，都能夠推展成獨立的課題，綜合而言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關鍵詞：甲骨、多万、人頭骨刻辭、狐狼、降齒

---

2021/01/04 收稿，2021/03/10 審查通過，2021/03/21 修訂稿收件。

\* 本研究為 2018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甲骨文大詞典」(項目批准號: 18ZDA303)、2019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殷墟 1 至 15 次挖掘甲骨目驗整理與研究」(19VJX113)、福建省科技計畫軟科學專案「兩岸中學古文教育變革影響之對策研究」(20JZD043) 的階段性成果。

\*\* 張惟捷現職為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DOI: 10.30407/BDCL.202106\_(35).0005

## Six Studies o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Chang Wei-chieh

###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aracters, ancient histor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the Shang Dynasty and eve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mastery of the meaning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elps us to understand ancient knowledge as a whole.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and analyze six topics of “‘Duo Wan Ru Xue’ and *Xia Xiaozheng* (*Small Calendar of the Xia Dynasty*),”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huang’ indicating disea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zhe’ in the inscriptions on human skulls,” “Identific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word ‘ji’,” “Argument on the word 𤝵 as ‘fox’” and “Research of the word ‘chi’ (tooth).” Some materials related with these topics have been personally examined by the author. Although each topic is discuss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phenomena of oracle inscriptions, due to the special nature, it can also be developed into an independent topic with its own academic significance.

Keywords: Oracle Bone, Duo Wan, Inscription On Human Skull, Fox-wolf, Jiang Chi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 一、前言

自 1899 年，甲骨文的「重新發現」始，與傳統金石學在治學品味上產生差異，從而走出嶄新道路的現代古文字研究開始萌芽，在各個知識領域上均有所建樹，至今蔚為大國。單以還原上古史的角度來看，海甯王國維先生最早根據甲骨卜辭還原晚商世系，證明《史記·殷本紀》的可信，此後「二重證據」的觀念便深入人心，成為後世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格外強調的新方法。其實甲骨學不僅對古史的復原有直接的幫助，對殷商文化的追索、漢語變遷的型態等方面，都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而種種研究的基礎，可說都來自於對基本材料的檢視與思考，脫卻對甲骨本身的確切掌握，則相關研究的推展將無從談起。

本文基於材料的本身，對甲骨刻辭的六個存疑小題，一一加以審視、分析，內容上涵蓋文字變遷、文化結構與社會形態諸面向，並提出己見，提供作為學界的參考以及未來更加深入探討的切入點。

## 二、研究六題

### (一)「多万入學」與《夏小正》

近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劉影研究員綴合了一組甲骨，其內容頗有意思，先將綴合後的該版釋文列出如下（據筆者意見修訂釋文）：

乙酉卜[中]卜：不[佳？]□求（咎）我。

□□[卜]中貞：气用。允東（惠）羊。十三月

丙[戌]卜：多万□入爻（學）。若。

□辰卜，中貞：今夕亡田（憂）。

（《英》1999+《合》25907 [附圖 1]）<sup>1</sup>

綴合者指出：

<sup>1</sup> 劉影：〈第 1044 則：甲骨新綴第 214-220 組〉，收於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五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 年），頁 39。第一條卜辭筆者釋作「乙酉卜[中]卜：不[佳？]□求我」，原釋文作「乙酉卜，[中貞]：卜不[再]□求我□」，首先第 2 個卜字位於「貞」字位置，疑涉近義而誤刻；而所謂「再」僅留上半三分之一，從字形、相關辭例來看，顯然以改釋「佳」較妥。

綴合的兩片均為出組二類字體，且均為貞人「中」所卜。綴合後左側邊緣整齊，可以補足一個「若」字。B版最下端一辭干支為「乙酉」，A版末端一辭之干支裘錫圭先生在卜辭中作「丙戌」，則「乙酉」與「丙戌」為相接續的兩天，亦可證兩版之綴合是正確的。<sup>2</sup>

其所謂「裘錫圭先生在卜辭中作『丙戌』」，指的是〈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附：釋「万」〉此文中談到本版《英》1999釋文的擬補。從復原的干支連續性來看，裘先生的判斷顯然無誤。綴合後的內容還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事，首先是月分的定點，祭祀用羊的辭例透露占卜時間在年終置閏的13月，該條位於乙酉、丙戌之間，可肯定這些內容的施行極可能就在此13月左右。丙戌這天所占是關於「多万入學」是否妥當的內容，關於「万」的身分，裘先生已指出就是後世稱「萬（万）者」的樂官一類人，並根據用法不同，分別出他們在卜辭中的三種類型，分別是作為國族名或地名、作動詞用、用為一種人的名稱，並指出「万所學應即樂舞技藝」。<sup>3</sup>其論甚詳，故在此不再列出相關甲骨辭例。

傳統認為曆法上殷人建丑，以夏曆12月為正月，本版丙戌「多万入學」辭位接續「气用。允夷羊。十三月」，是知丙戌或在13月，或在正月，即夏曆12月至1月間，總之，位於一個回歸年的終始之處。按，古代重要的月令書《夏小正》載有豐富的上古節氣時令知識，「確實有古老的淵源，其經文不會像一些學者所說晚到戰國時期」。<sup>4</sup>值得注意的是，在2月的初春諸多時令中記載了一事：「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sup>5</sup>也就是在丁亥這日「萬用入學」。丁亥日，古之吉日也，屬於諏擇中的柔日，清代的諸錦指出：「內事尚丁。學，大學也。」李學勤先生對此有很精審的說明。<sup>6</sup>先儒對這段話基本一般認為是國子於仲春時節習舞的一個習俗，多將此文直

<sup>2</sup> 劉影：〈第1044則：甲骨新綴214-220組〉，頁284。

<sup>3</sup>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附：釋「万」〉，《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卷》第1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7-50。

<sup>4</sup> 李學勤：〈《夏小正》新證〉，《李學勤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98。

<sup>5</sup>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85。

<sup>6</sup> 李學勤：〈《夏小正》新證〉，頁91-92。

接說解為舉行萬舞的活動，大概與早期版本訛誤為「萬舞入學」有關，<sup>7</sup>《今本竹書紀年》亦有：「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sup>8</sup>其實這些「萬」當指表演樂舞的那群人，可省稱為「萬（万）者」。《禮記·月令》於孟春、仲春之月有這樣的記載：「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習樂入學，習樂。」<sup>9</sup>前賢早已指出此與《夏小正》「萬用入學」關係密切，鄭玄認為：「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sup>10</sup>細察鄭說，似將「萬」與「萬物」合為一談，這其實是有問題的。此段話裡的「樂正」是教習王公國子的師者身分，孔疏：「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時，既命樂正。……此習禮樂在學也。」<sup>11</sup>這是一種彰顯學習禮樂重要性的古俗。孫希旦總括指出：

愚謂上丁者，上旬之丁日也。孟春既命國子習舞，至此又命習之，以觀其學舞之成也。菜，芹藻之屬。釋菜於先師，而以國子學業之成告之也。樂正所教者，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故仲春習舞，季春合樂，天子與公、卿、大夫皆親往視之。蓋樂觀其學業之成就，而因以考察其材否，以鼓舞激勵之也。……仲丁，中甸之丁日也。樂兼舞與聲而言，國子之學舞者已成，又命樂正兼教以聲容，而使習之也。凡言「入學」者，皆國學之政，為國子命之者也。<sup>12</sup>

其說可從。古《禮》所載入大學者為王公國子，跟隨古稱為萬者的樂正、樂師學習音樂性知識、技藝，這是上古貴族教育不可忽視的一環，在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中都有不少記載。<sup>13</sup>

回頭看看甲骨材料，「丙[戌卜]：多万口入學。若。」此辭所占「多万入學」為尚未施行之事，其明日正為丁亥，《屯南》662：「丁酉卜：今日丁

<sup>7</sup>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頁193-195。

<sup>8</sup> 王國維撰，黃永年點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47。

<sup>9</sup>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上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頁418-429。

<sup>10</sup> 同上註，頁428。

<sup>11</sup> 同上註。

<sup>12</sup> 同上註，頁479。

<sup>13</sup> 此問題富有學術意義，筆者將另文深論。

万其學。于來丁乃學。于右束學。」亦記載了丁日的入學之史實。<sup>14</sup>而前面提到占卜月分在殷曆 13 月或正月，傳統認知相對於夏曆為 12 月，近於《夏小正》所言正月時節，兩者似存在直接的關係。若用另一角度看，《合》24440 是一版著名的干支表，其引人注目的原因在於其載有正月、2 月的月令名稱，其開頭曰：「月一正曰：『食麥』」，此事亦載於《禮記·月令》：「孟春之月，食麥與羊。」郭沫若以為：「此乃古時憲書之複刻，如存世之大小夏正之類也。」這裡甲骨刻辭的食麥與〈月令〉相應，為夏商歲首相近之一旁證。<sup>15</sup>

由此看來，〈夏小正〉、〈月令〉所載樂官入大學教導國子的古俗，與晚商時期多萬「入學」的時間點近同，其中背景脈絡值得留意。

## （二）疾病「蠙」字試釋

《合》4141（《丙》531）是一版殘去上下大部分的腹甲，其中在左甲橋與左後甲連接處尾端有一段賓一類字體卜辭：

貞：A[𠄎]𠄎

A 字的拓本、目驗摹本與圖片如下：



圖 1<sup>16</sup>

此字雖有殘缺，透過彩圖仍可較清楚地看出其輪廓，此字形上有擺手，右下圓框外側向左收攏，是彰顯胸腹或兩腿交叉的結構，可知與「黃」、「交」

<sup>14</sup> 此條蒙匿名審稿人指出。本文中凡是引用甲骨卜辭，格式按一般慣例：先列卜辭，後括號註出處、類別。卜辭出處請參閱附表 1，為避免行文繁瑣，不再逐一出注。

<sup>15</sup> 參見郭沫若：《卜辭通纂》（東京：文求堂書店，1933 年），第 6 片考釋（干支），頁 2。

<sup>16</sup> 圖片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影像加強處理，參見：[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瀏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7 日。

等字構字意念較近。《摹釋總集》、《校釋總集》漏摹釋此字，《合集釋文》直接摹出作, 目前尚無取得公認的考釋, 問題關鍵在「黃」字胸腹中之物究竟要如何理解較為妥當。

關於此問題, 我們曾在目驗實物後指出: 「正面釋文 B『蠱』字, 結構上从黃, 其內該部件似為『虫』或『午』, 目驗不能判明。」<sup>17</sup>現在看來, 該物下部向右傾斜, 釋「午」在行款、角度上都存在較大困難, 且下部與上部留有缺筆, 從筆勢看來, 其實就應該釋為「虫」, 整體來分析, A 字構意應理解為「蟲在人腹中」之形,<sup>18</sup>屬於「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sup>1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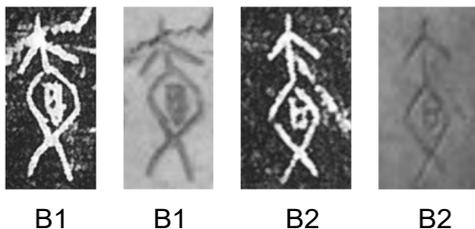
A 字看似僅見, 其實同屬 YH127 坑出土之賓組卜辭中, 與其構形相似的尚有《合》13675 (《乙》4540) 的 B 字, 辭例、拓本、圖片如下:

壬戌卜, 古貞: 御疾 B1 妣癸。一

御疾 B2 于妣癸。二

貞: 彊(勿) 御于妣癸。

王占曰: 「下上疒(害) 余。佳丙。」(占辭位於反面, 正反互足)



關於此字, 早期饒宗頤釋「咬」、徐錫臺釋「包」、姚孝遂以為某祭名, 李宗焜認為均不可據, 他指出:

按此字疑從肉從黃, 從辭意上看, 「祭名」之說恐無法成立。(85)

辭的「禦疾妣癸」跟「禦疾于妣癸」並見, 意思是一樣的,

<sup>17</sup> 張惟捷、蔡哲茂編: 《《殷虛文字丙編》摹釋新編》(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7年), 頁 577。

<sup>18</sup> 此意見蔡先生曾對我點出, 他認同筆者釋作「虫」的可能性, 認為此字之造字本義有可能即指腹中有蟲, 即得到蛔蟲、蟯蟲等病, 上古衛生條件不佳, 古人患得此病並在長時間內加以觀察、記錄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sup>19</sup>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3年), 頁 128-129。

與《合》13668「禦疾身于父乙」文例完全相同，「𠄎」和「身」一樣，都應該是指疾患的部位，而不是祭名。<sup>20</sup>

並將 B2 歸入《甲骨文字編》3214「𠄎」字條下，與「𠄎、𠄎」放在一起看待。<sup>21</sup>李先生根據文例，認為 B1、B2 兩字指的是疾患的同一部位，是十分正確的，但他觀察字形，將 B2 字腹中物視作「口」或「肉」，則有待商榷。嚴格說來，B2 字乍看从口或肉，但也存在刻寫「虫」字因空隙太小導致改圓為方、省刻頭部的可能性，這種情形在甲骨刻辭上十分常見，甚至刻手習慣的不同也會造成書寫的差異，《合》13675（《乙》4540）的字體在賓一類中較為方直，相對特殊，此點值得注意。而且重要的是，B1 腹中物的外形和「口」或「肉」形都有較大的差距，綜合來看，筆者傾向此字與 A 字就是同一字，結構上从黃从虫（𠄎可視為黃字異體），暫以隸作「𧈧」較妥。

劉桓曾指出 B 字漫漶，其實和「𠄎、𠄎」等字一樣從「月（夕）」得聲，可釋作腹瀉的「瀉」，是腸胃疾病的象形表意。<sup>22</sup>馮時則認為從 B2 字从口的構形看來，此「口」象徵了「以口喻胃」，推測中國人在以「鹵」喻胃的階段前，曾有過以口喻胃的時期，並用大量文獻材料說明此刻辭的意義。<sup>23</sup>今按，此二說從根本上就存在問題，首先 B1、B2 字不從月（夕）是直觀的事實，這與漫漶與否無關，從兩字的現存構形就能清楚判斷，無庸多言。而且根據黃天樹的研究，「𠄎、𠄎」是殷商的夜間時稱，與疾病沒有任何關係，此說已取得學界大部分公認。<sup>24</sup>其次，所謂「以口表胃」的推測沒有出土、傳世材料的直接證據支撐，當時是否存在此一文化觀點並真的形諸初文之肇造，令人存疑。「胃」字（詞）在漢語間的使用有清晰且漫長的淵源，沒有在這一方面多作討論，所得的推論是不甚可靠的；而且退

<sup>20</sup> 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2 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年），頁 368。

<sup>21</sup> 李先生認為 B2 從「肉」，但在《甲骨文字編》卻將其與「𠄎、𠄎」等字放在一起，顯然是為了遷就簡體系統排版的月、肉偏旁同形所致，應該加以區隔。

<sup>22</sup> 劉桓：〈釋甲骨文𠄎字〉，《甲骨集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41-243。

<sup>23</sup> 馮時：〈殷人疾病考佚〉，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57-60。

<sup>24</sup>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頁 178-193。

一步來說，若 B2 所从確為「口」，同樣也存在象徵腹部在體表內外「創口」的可能性，馮說顯然在這方面並沒有較深的考慮。

總之，從構形、組類與文例上看，筆者認為 A、B 二類字應該視同一個字形的不同刻手稍異寫法，可暫隸作「蠱\*」，表達的是腹內有寄生蟲造成病痛的一類病徵。<sup>25</sup>

### (三) 人頭骨刻辭「者」字釋讀

現存商周文字材料中，記事刻辭是不可忽視的一類，其中，刻於人頭骨上的文字，由於載體的特殊性，一直以來受到學界的特別關注，近來許子瀟、方稚松不約而同為文探討此類刻辭內涵，許文舉出 15 版，方文舉出 16 版，兩者都提到了《日蒐》2.180 這片骨刻辭，拓本、照片如下：



圖 2



圖 3

二家釋文如下：

𠄎丰𠄎五[丰]𠄎（許文）<sup>26</sup>

𠄎丰𠄎五丰（邦）𠄎（方文）<sup>27</sup>

許文指出：

<sup>25</sup> 此字雖寫作腹中有蟲之象，似可視為未發作之病徵，然卜辭以「疾」限定之，顯然當時觀察到由腹中排出寄生蟲的現象，造成身體不適，故言「御」以禳除之，不能僅以此字構形來判斷蟲一定只在病人肚內，而尚未為害。

<sup>26</sup> 許子瀟：〈商周時期顛骨刻辭材料整理〉，《出土文獻》2020年第2期，頁9。

<sup>27</sup> 方稚松：〈殷墟人頭骨刻辭再研究〉，收於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355。

此片為小倉武之助舊藏，首次著錄在 1959 年松丸道雄編著的《日蒐》中，照片見荒木日呂子《東京國立博物館保管的甲骨片》。背面無鑽鑿。

辭中丰字下部填實，屬黃類風格，可釋為封。卜辭中的「丰」前常加數詞使用，辭例作「X 丰」、「X 丰伯」、「X 丰方」等。荒木女士提到「丰」字指方國，這是合理的。但是她認為乃「崑」之殘則沒必要。「崑」作為國名，僅見於一期卜辭，而本辭丰字為五期寫法，二者不相合。今案此字可徑釋「沚」。商代有沚方也有沚地，儘管二者存在不是同一個地方的可能，但《合》36957 作為一版黃類刻辭出現了「在沚」的辭例，則說明卜辭第五期時沚地尚存。如此，我們認為本片刻辭的時代當在第五期（帝乙帝辛）時期。<sup>28</sup>

針對右豎行末字的認定，許氏以為「沚」字之殘，而方稚松承松丸、荒木的意見，認為釋「崑」可信，指出卜辭崑字作、等形，與此殘字密合，在此片中也應當視作方國部族之名。<sup>29</sup>

許文所謂的「沚」當即目前較被學界接受的「洗\*」字舊釋，此字在卜辭中作為氏族／地名使用，確實比「崑」在字形上更為接近刻辭的型態，尤其從字排來看所謂「崑」字殘去的下半部不應如此靠右。不過釋「洗\*」問題也不小，仔細觀察刻辭字形，右側表現所謂腳板的豎筆於殘斷處稍微向右下方彎曲，與習見「洗\*」字該部位作、等形不同。其次，「洗\*」字伴隨象徵水點的點畫一般和腳板線條較為分開，而刻辭此字中間兩小點刻寫入腳趾之間並呈現較為直豎的型態，區別頗為明顯。筆者認為，從這些特徵看來，與其將此字釋為沚（洗\*），或許釋為「者」或從「者」之字在構形上乃較為貼近。

「者」在商卜辭中未見，但習見於商周金文，如（《集成》9295）、（《集成》9901）、（《集成》2831），從「者」之字如（《集成》10176），在晚商書寫體系裡並不罕見。刻辭此字的殘形很可能就是「者」其上木旁與點畫，而非所從之止形。尤其從筆勢來看，刻辭此字與〈四祀卣其卣〉

<sup>28</sup> 許子瀟：〈商周時期顛骨刻辭材料整理〉，頁 9-10。

<sup>29</sup> 方稚松：〈殷墟人頭骨刻辭再研究〉，頁 351-364。

一般釋作「煮」的𩚑字所從者之最上端「𩚑」寫法亦很近似（見附圖 2），這點可由刻辭的早期摹本看出，該字殘斷處被摹出了一筆彎曲向右上的筆勢，顯然是摹寫者對該版人頭骨進行目驗時所見，而拓本、照片所無法呈現之細節，這個殘形與〈四祀邲其卣〉「𩚑」字上端一致，可作為重要的研究參考。



圖 4

從上述線索看來，刻辭此字與「者」的構形極為接近，屬於其他字的機會不大。若確是獨體之「者」，以其語序位於「封」（邦）之後，有作氏族名（者媯，《集成》917）或讀為形容詞「諸」的可能；但若「者」只是部件之一，則必須考慮「𩚑」字的可能性，李學勤先生曾在分析〈邲其三卣〉的文章中談到相關的問題，他認為或可釋之為「煮」：

「煮」字，原從「匕」、「肉」、「鬲」、「火」，以古文「旅」為聲，與篆體「煮」字結構相近。《說文》：「鬻，享也，从粥，者聲」……段從古文「旅」得聲。「享」訓為「獻也」，而「鬲」訓「鬻也」。玉裁以為「鬻」字下之「享」，是「鬲」的假借字。並說「鬻」即「煮而獻之上帝鬼神」。本銘乙巳罇宜，次日寫，又次是煮，應該是一次祭祀的步驟。<sup>30</sup>

我們知道人頭骨刻辭的性質大概與商王朝同方國之間的征伐脫不了關係，而根據考古挖掘，1984、1999 年都曾有人在殷墟挖掘發現青銅甗中置有烹飪

<sup>30</sup> 李學勤：〈〈邲其三卣〉與有關問題〉，收於劉慶柱等編：《金文文獻集成》第 28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頁 66。

後頭骨的事實，<sup>31</sup>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刻辭此字確是「煮」字之殘，則東京博物館藏此人頭骨的原始用途是否與「煮而獻之」有關，就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當然這都需要進一步復原才能得到確證，此處僅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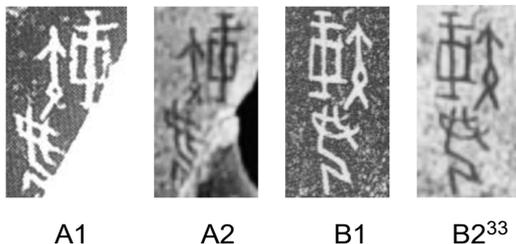
#### （四）關於「𩇛」字的辨識與思考

《合》973（即《丙》519）是版尺寸較大的龜腹甲，有段對貞卜辭刻於左右甲橋中側，其內容如下：

☐唐子𩇛父乙。

☐唐子☐𩇛父乙。<sup>32</sup>

從正反互足情況來看，前辭、占辭應分別是「壬寅卜，古」、「王占曰：『吉。𩇛☐』」，我們在此重點討論「𩇛」字。此字前人一般都隸定為「𩇛」，例如：《摹釋總集》作「𩇛」，《校釋總集》作「𩇛」，《甲骨文字編》作「𩇛」，《合集釋文》、《甲骨文字詁林》則分別按圖摹出「𩇛」、「𩇛」，都認為是从女作，但事實上是有問題的，筆者曾於史語所庫房目驗此版，發現此字的下半部所從應為跪坐舉手的「𠄎」而不是女字，如下面列舉的左右兩字圖所示：



<sup>31</sup> 筆者未檢見考古報告，唐際根對此現象有公開性說明，見唐際根：〈他親手挖過上千座古墓，用煮人頭祭祀的商朝到底是不是奴隸社會？〉，參見：<https://xw.qq.com/cmsid/20180801A1V8X300> 等相關報導，瀏覽日期：2020年11月3日。

<sup>32</sup> 林宏明新加綴《乙》6680+《乙補》1723+《乙補》6124+《乙補》6125倒，見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綴合與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2011年），頁309。

<sup>33</sup> 圖片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影像加強處理，參見：[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瀏覽日期：2020年11月1日。

可以清楚看到，該字所從之「𠄎」形十分清晰，尤其是 B2 圖片所呈現的稱手狀，手指的分岔相當明顯，與賓組習見的獨體或偏旁女字相去甚遠，只不過這裡寫定的「𠄎」形在手臂的部分刻出了身後，與女字同而罕見於「𠄎」（但並不是未見，如《合》795、5985 都有「𠄎」作偏旁而類同女形的例子），在拓本上又相對較不清晰，這應當就是前賢誤釋的主要原因。

此字僅見於 YH127 坑所出此版腹甲刻辭上，屬於武丁中期賓組字體，結構上从𠄎从戎从矢，象人捧持武具之形，《甲骨文字詁林》按語認為「此字在卜辭中為人名」，恐未必。<sup>34</sup>此字位於「唐子」、「父乙」之間，構成「A 𠄎 B」的順序，語序上可與賓、𠄎（躋／先）作比較，<sup>35</sup>賓、𠄎一般皆被認為在語境中與配合祭祀的施行有關，如「大甲賓于咸」（《合》1402）、「父乙𠄎祖乙」、「父乙𠄎南庚」（《合》1656）等。而「唐子」是唐地之氏族長，<sup>36</sup>在本版已屬死去的人物，可見同坑同字體（賓組過渡 2 類）辭例「出于唐子。伐」（《合》456）等，同文例亦見本版，只是較為殘缺。可以觀察到，包括 A 賓 B、A 𠄎 B 這一類卜辭，語序在前的 A 的輩分一般皆低於 B 者，這或許透露出生者對祭祀兩者之間可能產生互動的一種前提設想。

筆者認為，「唐子𠄎父乙」似指卜問唐子在陰間侍衛小乙是否適合之類意涵，𠄎字象人稱手舉干戈（戎）弓矢之貌，與「𠄎」（戒，《合》28008）、「𠄎」（《合》17730）等構字概念義近，尤其是「𠄎」，此字一般隸定為「𠄎」，習見於晚商文字材料中，例如：「曰𠄎王𠄎，才林田俞𠄎」<sup>37</sup>、「𠄎商（賞）小子夫貝二朋」（《集成》5967）等。李學勤認同朱鳳瀚將此字讀為「果」，訓為「侍」的看法，明確指出「𠄎」字像人跽坐執戈而侍，意在保衛，在材料中均用作職官或爵稱，是商代特有的一種身分名稱。<sup>38</sup>「𠄎」、「𠄎」間的差異僅在於前者相較後者而言，持奉的武具多出了「盾」（與戈合為戎

<sup>34</sup>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528，字頭 576「𠄎」按語。

<sup>35</sup> 同上註，頁 837。「先」，參見蔡哲茂：《甲骨綴合續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 年），頁 189，第 476 組說明。筆者以為，此字有可能表示「祔」這個詞，祭祀活動中凡將地位低的受祭者附屬於享祭之主的行為都可稱為祔，可參程浩的相關研究，程浩：〈清華簡《四告》的性質與結構〉，《出土文獻》2020 年第 3 期，頁 23-25。

<sup>36</sup> 「唐」為殷商一重要的外服地，此處有貢獻牛羊、芻的義務，商王也曾卜問是否「乍大邑于唐土」（《英》1105）。

<sup>37</sup> 李學勤：〈論美澳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 年第 12 期，頁 74。

<sup>38</sup> 李學勤：〈殷商至周初的𠄎與𠄎臣〉，《殷都學刊》2008 年第 3 期，頁 13-14、19。

字)、「矢」而已，可以視為「𠄎」的繁體，全面性呈現出持遠近兵器與盾牌的武裝完備模樣，若說表達的就是侍衛一類的意涵，應該是值得我們審慎考慮的意見。<sup>39</sup>

據此試加推測，就《合》973 而言，在武丁中期祭祀活動的文字記錄不用「𠄎」而用「𠄎」，或可視作一種刻意的異體分工現象，卜辭中這類因詞性轉換而分化形體以別義的例子甚多，不凡贅舉。隨著時間流逝，殷末〈二祀邲其貞銘文〉末附記「既𠄎于上帝」之語（《集成》5412），這個對神明所施行的侍衛性祭儀已經用的是「𠄎」，是否表示「𠄎」此繁體構形因故已不再被使用，有待進一步研究。

#### （五）「𠄎」即「狐」字申說

關於甲骨文中的「𠄎」（以下隸定作𠄎），這是一種在田獵卜辭中相當常見的動物，歷來有許多學者對其種屬作過了討論推測，基本上可分為兩種意見，羅振玉最早提出釋「狼」的意見：「許君謂良从亡聲，故知亦狼字」，<sup>40</sup>王襄、商承祚、唐蘭等學者從之。<sup>41</sup>葉玉森釋「狐」，云：「按卜辭之𠄎均讀若無，……則从犬从亡疑即古文狐字。」並云：「古人田游，固以獲狐為貴，以其皮可製裘也。」<sup>42</sup>郭沫若、陳夢家、張秉權從之。<sup>43</sup>近來單育辰關注甲骨動物字的辨識、考釋與界定，在〈說「狐」、「狼」——「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二〉文中同意羅振玉揭櫫的釋「狼」說，其以為舊日反駁狼的立論皆未能據，主要論點集中於「狐是非常狡猾的動物，一次獵獲這麼多是不可能的」。<sup>44</sup>

<sup>39</sup> 同樣是手持干戈之形，卜辭另有「𠄎」字（《合》7768），此字亦多見於青銅器族氏銘文，可隸定作𠄎。此字構形站立舉兵，彰顯揚威作戰之意，與「𠄎」、「𠄎」用法有異，關於「𠄎」字的意涵，范毓周從其會意型態著手，推測此字為戎字之異體，參何景成編：《甲骨文字詁林補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60。

<sup>40</sup>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31上。

<sup>41</sup> 王襄：《簠室殷契類纂·正篇》（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頁46下；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卷10，頁7；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并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1。

<sup>42</sup>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2，頁16。

<sup>43</sup> 郭沫若：《卜辭通纂》（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471；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55；張秉權：《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中輯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頁349。

<sup>44</sup> 單育辰：〈說「狐」、「狼」——「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二〉，參見：<http://www.gwz.fudan>。

其實此說值得商榷，張宇衛在 2020 年出版的綴合專著中針對單說做了駁斥，從兩方面點出前人說法的問題所在：

單氏一文下方有網名垂天之雲（張惟捷）的回應，其云：「歷來史書關於皇帝出獵的記載很多，獵獲狐狸往往百計，這可翻閱清史；即使現代東北少數民族如達斡爾人，一天出獵亦常有十尾以上的收穫，我想在遠古的商代田野應該不至於獵不到許多『狐』吧。」其說合理。另外，還能注意的是，狼雖屬群居動物，但是狼的領域性很廣，據材料指出「狼群最小領域的紀錄是 6 隻狼居住的約 33 平方公里，位於明尼蘇達州東北部。最大的紀錄在阿拉斯加州的一個狼群占有 6272 平方公里。」但是狐的領域性顯得非常小，因此商王要在短時間，以及不算大的範圍裡獵得如此多狼便是不可能的，除非其移動範圍非常廣，跨越許多狼群範圍，故本文仍採「狐」為說。<sup>45</sup>

此問題聚訟已久，單從古音的角度上來看，「犴」從「亡」聲，亡與從王之字大多屬明母陽部，狐字匣母魚部，狼字來母陽部，在聲母的部分明、來二母-m 的通假為人所習知。而韻部方面，魚陽二部屬嚴格的陰陽對轉關係，「亡」與「瓜」、「良」二者及其屬字在《詩經》中存在許多直接或間接的叶韻現象，如亡、狐都與「車」系字叶（〈何草不黃〉「黃」、〈車鄰〉「簧」、亡、良都與「尚」、「方」系字叶（〈綠衣〉「裳」、〈十月之交〉「常」）等。雖然這是從西周文獻的音韻現象所得到的觀察，與晚商時期商人的語言習慣不一定密合，尤其卜辭中「亡」絕大多數用來表示否定副詞有無的「無」此詞，當時為了順利表意所刻意發展的細微語言變化必定存在，其中牽連較為複雜，使得「犴」的認定缺乏一個過硬的語言文字內證，相對來說，把「犴」與狐或狼任一者連繫起來其實都是可被接受的，這也是此問題無法在文字內部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

---

edu.cn/Web/Show/539，瀏覽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於 2008 年 11 月 4 日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單氏此語亦錄入其新著，單育辰：《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100，但卻轉變觀點，轉推測「𤝵」實為從「豕」作，非狐非狼，即後世的「豬」字。此說奇特，在字形分析與辭例理解上容可再商。

<sup>45</sup> 張宇衛：《綴與集——甲骨綴合與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2020 年），頁 29，第 42 組釋文。此綴合為林宏明《契合集》第 327 組的加綴。



1. 貞：其有來[齒]。  
貞：亡來齒。 (《合》419 正，典賓)
2. 今五月亡來齒。 (《合》14161 正，賓一)
3. [𠄎]艱。其有來齒。 (《合》17078 反，典賓)
4. 貞：[𠄎]王占曰：「吉。亡來齒。」 (《合》17301 反，典賓)
5. 王占曰：「不吉。其以齒。」 (《合》5658 正，賓一)
6. 丁丑卜，賓貞：爾得。王占曰：「其得佳庚。其佳丙，其齒。四日庚辰，爾允得。十二月。」  
(《合》8884，典賓；《英》414 同文例)
7. 丁亥卜，爭貞：王夢佳齒。 (《合》11006 正，典賓)
8. [𠄎]酉卜，𠄎貞：有齒。不[𠄎]。 (《合》17296，賓一)
9. [𠄎]禾帚[𠄎]有降齒[𠄎]。 (《合》17297，典賓)
10. [𠄎]夢佳有齒。 (《合》17457，典賓)
11. 癸未卜，爭貞：旬亡[𠄎]。王占曰：「有咎。三日乙酉夕向丙戌，允有來入齒[𠄎]。」 (《合》17299，典賓)

這些都是賓組卜辭，關於此類卜辭，歷來學者已有所論述，如吳其昌認為：

又引而申之，物之排列整勅，可以次序者，近取諸身，宜莫如口齒也。故从口齒之義，轉衍而為齒列次序、編次，……此亦在殷時已然。卜辭有云：「丁丑卜，賓貞，爾得。王固曰：『其得佳庚？其佳丙？』其齒四日庚辰，爾允得。十二月（前七、四、二、二）」於「丁丑卜」而云「其齒四日庚辰」，丁丑後四日適為庚辰，則上辭所云「其齒四日」者，猶云「其次四日」也。此可謂明確之堅證矣。<sup>49</sup>

吳氏以為齒字在甲骨可用作「次序」解，這是不考慮「齒」在甲骨、金文中從無用作類似義涵的事實，忽略文例且誤讀卜辭，導致其說流於臆測。

<sup>49</sup> 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80-281。

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釋》中已指出此種「齒」有侵犯意涵，但「疑莫能明也」。<sup>50</sup>李先生表達的是存疑的態度。後來張秉權對此也提出看法：

齒與史，事，吏，古音同在段氏第一部，可以通假，「有來齒」疑即「有來史」之意。「來齒」、「來媿」、「來𠄎」等都是卜辭中的常用習語。<sup>51</sup>

張先生顯然也考量到「齒」字具有的禍崇性質，才會將之與「有事」連結在一起。但「有事」、「來事」等內容習見於賓組卜辭，和「有齒」等時代相同，使用上應無重疊之可能；且齒、事（史）聲母有昌崇之別，古文字中很難找到假借的例子。故此說難從。于省吾則認為：

齒為名詞。就其作用來說，則有相磨相錯之義。王筠《說文釋例》謂牙作𠄎，「乃象上下相錯之形」，這是對的。甲骨文對於人事的舛悞和禍崇，往往以齒為言，猶之現在方言所謂「出岔子」。話又說回來，其所以往往以齒為言，乃是由齒牙相磨相錯之義引伸而來。……因此可知，甲骨文之言齒，其為發生某種事故或禍崇之義，是顯而易見的。<sup>52</sup>

于先生由引申義著手推論「齒」字的意涵，十分有創見，但畢竟仍欠缺訓詁與音韻上的證據。蔡哲茂先生據之指出：

「取羊弗媿」猶「取牛不齒」（《合》8803），或「貞：牛取亡𠄎」（《甲釋》6），媿、齒指差錯或災害。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齒》以為齒有三種意義，其中第三種齒是指「差錯或災害」。另《合》17295有「貞：王𠄎其佳齒」與「貞：𠄎比𠄎不佳𠄎」對貞，從本片可知王比𠄎之後卜問佳齒不佳齒，又《合》17297「出降齒」，可見齒的意思誠如于說。<sup>53</sup>

其肯定于氏說法，然亦未進行深入的考釋。《甲骨文字詁林》按語指出：

<sup>50</sup>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頁625。

<sup>51</sup> 張秉權：《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上輯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年），頁82

<sup>52</sup> 于省吾：〈釋齒〉，《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21-223。

<sup>53</sup> 蔡哲茂：《甲骨綴合續集》，頁171，第372則說明。

「亡來齒」為「吉」，「有來齒」曰：「媿」，曰：「有崇」。《漢書·枚乘傳》：「腐肉之齒利劍」，注：「謂當之也」。《文選》注：「猶觸也」。齒之用為齧，為齧今字作咬，引伸之為觸犯之義。「來齒」、「來入齒」，當指外族前來侵犯而言。<sup>54</sup>

《詁林》按語所言有其根據，然而參考漢唐文獻為商代契文作訓，說來還是稍嫌隔閡。

綜上所述，「齒」字或被認為是「事」字的假借，或以為引申出「次序」、「差錯」、「觸犯」、「傷害」等等意涵，不一而足。但其實仔細觀察，各家所述主要差異並不懸遠，大都認為「齒」在這裡的用法和「崇(咎)」、「艱」、「憂」等相似，具有占卜者所不願見到的負面性質，這點從上引辭例都可以看清，尤其是辭4、5明白地顯示了「齒」的發生與否和卜得「吉」、「不吉」的占辭具有因果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鍾柏生先生近年提出齒字這類可釋作「災」的觀點。他曾指出：由「齒」字後世附加「止」作聲符此一現象，可推測卜辭憂患義之「齒」可讀為「咿」，止咿音近，應假作「災」用。<sup>55</sup>筆者認為，鍾說從文字學本體出發，與卜辭實際用法最為密合，無須曲為說解，應是目前最有說服力的觀點。不過，其說雖在音韻上聯繫了齒災二字，於類組、文字構形等細節上仍有待補充。2012年，陳年福先生對此字亦進行了說解，茲將其意見摘錄如下：

今按：《合集》6664 正即《殷墟文字丙編》114 片，後者甚清晰（見文後附圖），第 2 辭「𠄎」字下部筆劃邊緣稍殘，但仍可準確辨認，此字二形實皆從齒（齒）從又作，古文字偏旁「又」與「攴」可相通用，故字當釋為「𠄎」。《說文》無「𠄎」字，……是「𠄎」即「𠄎」、「𠄎」字，亦即今天的「咬」字。在構形上，「𠄎」字從齒從又，且「又（手）」在齒中，正是以牙齒咬手指會意。從詞義上說，「咬」有傷害義。上揭卜辭「父乙降𠄎」，正是「父乙降下傷害」的意思。<sup>56</sup>

<sup>54</sup> 上引各家說法除蔡說，皆摘自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 3 冊，頁 2174-2150。

<sup>55</sup> 鍾柏生：〈釋齒〉，《鍾柏生古文字論文自選集》（臺北：藝文印書館，2008 年），頁 175-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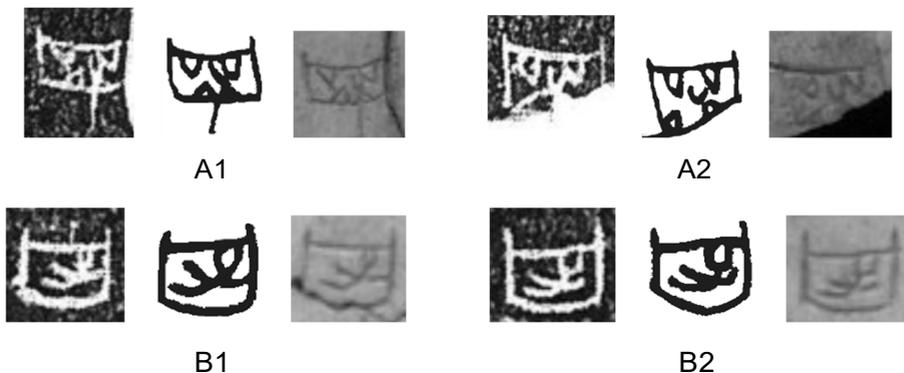
<sup>56</sup> 陳年福：〈甲骨文形同形似字考釋二則〉，《勵耘語言學刊》2012 年第 2 期，頁 211。

這裡之所以錄其對「𪗇」的說法，是因為事實上該字亦即「齒」(詳後文)。陳先生釋此「𪗇」字為「咬」，是一種別開生面的見解，尤其將此版「𪗇」字所從部件釋為「又」，會「以牙齒咬手指」之意，從而得到「傷害」的結論，足見陳先生的觀察入微。可惜因為《丙編》拓本的不夠清晰，讓他的推論從字形判斷開始便欠缺可信度，是不足為據的。

然而，其所引用的《丙編》114(即《合》6664)該組卜辭正是我們解開齒字問題的鎖鑰，現將直接相關的條目摘出如下：

1. 甲申卜口貞：佳口乙[降]齒(A1)。  
口口卜般貞：不佳父口[降]齒(A2)。
2. 乙酉卜爭貞：佳父乙降齒(B1)。  
貞：不佳父乙降齒(B2)。<sup>57</sup>

這兩組卜辭分別由般與爭主持占卜，日期相鄰，同一刻手，字體分期上可歸屬賓一類。辭1雖然下半部殘缺，但就文例與殘辭筆畫來看與辭2顯然是同卜一事，也就是關於父乙(小乙)是否「降齒」的問題；「降齒」的辭例可見前引《合》17297，比對可知此版「齒」字的釋讀是沒有問題的，《丙編》釋文和高鳴謙一的《殷虛文字丙編通檢》都直接將此組釋作「降齒」而不另作說明。<sup>58</sup>兩辭「齒」字拓本、目驗摹本與圖片分示如下：



<sup>57</sup> 張秉權：《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丙編》上輯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年)，頁106，本版綴合《乙》5408+《乙》5713+《乙》5728，摹本參見附圖。

<sup>58</sup> [日]高鳴謙一：《殷虛文字丙編通檢》(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年)，頁392。

值得注意的是，觀察甲骨原版，會發現這兩個「齒」字構形較特別，事實上均從「子」，<sup>59</sup>辭 2 作 B1、B2 形，所從之口中並無全牙，<sup>60</sup>而辭 1 的兩齒字（A1、A2，即陳年福所討論之例）卻是從齒從子，牙形描寫得很齊全，確是象「子」在齒中之貌，其「子」頭部借筆，藉右上一牙作頭形，這點可以在甲骨原板上看得很清楚。<sup>61</sup>辭 2 的齒字雖構形類似，但從與辭 1 的比較可知，此處乃是將其餘正常牙形省去，不能和一般「口」字混為一談。

何以確知 B 形乃正常齒字之省？這須從 A、B 中被陳氏誤認為「手」（又），而實即「子」身的筆畫談起。在卜辭中，置於構字底部的手，以及上下結構的兩手之下者，一般與 B 形差異較大，如取（）、隻（）、及（）、受（）的下部均不作此態，所謂的「手腕」曲向並不相同，這便從字形上排除了釋作「手」（又）的可能性。

而為何辭 A 該筆畫會伸出口，較接近所謂「手」形呢？其實也不難理解，辭 A 甲申日所刻之兩個「齒」字本都是完整上下各兩顆牙的象物之形，為了要加注音音，遂於口中加刻上「子」的身形，然受限於原已擁擠的構形中，無法在口形之內較好地呈現出「子」身，只好向左下方伸出了筆勢，這樣一來便與「手」（又）產生趨近，容易混淆了。而到了第 2 天的乙酉日，刻手顯然留意了這個細節，便在書寫「齒」字時刻意僅留下右上一個牙齒，作為子字借筆的頭型，也就是說，B 的身形兩筆是刻意配合口形的制約，與右上方的「獨齒」作構形上的結合，沒有其他牙，則子身得以納於口中，整個透過變形以加注音符的「形聲化」過程便完成了。

據此，A、B 兩類齒字所從的「子」應該和後來齒習見加上的「止」旁一樣，是當聲符用的，也就是說此版「齒」字藉「子」之聲來標示其發音，這是上古表意字加聲常見的現象。<sup>62</sup>我們知道，上古漢語「齒」字屬穿（昌）母之部上聲，齒所從之「止」上古音是照（章）母之部上聲，而「子」字屬精母之部上聲，<sup>63</sup>與其韻調皆同，聲亦非常接近，照、穿是正齒音，精屬

<sup>59</sup>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480，「齒」條目將此組的齒字誤摹，應修正。

<sup>60</sup> 此「子」頭部或本以為從牙借筆，然細省可知頭部確獨立成形。

<sup>61</sup> 本文所摹之字為實際目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甲骨原版所得，請參見附圖。

<sup>62</sup>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149。

<sup>63</sup> 李珍華、周長楫編：《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63-65。

齒頭音，發音部位相同，顯然具備互相通假的條件，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少陽脈》甲本：「是動則病：[心與脅痛，不]可以反稷。」稷與側通，乙本即作「不可以反則」。《靈樞·經脈篇》作「不能轉側」。又《史記·秦本紀》索隱云秦昭襄王「名則，一名稷」，是稷讀為側的旁證。稷屬精母職部，側屬照母職部，知先秦「精」、「照」可以通轉。又如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 M31 出土〈玉環刻文〉：「文王卜曰：『我眾觴（唐）人弘戔賈人。』」李學勤〈文王玉環考〉說其戔字應讀為戰，「弘戰」即大戰。戔字精母元部，戰字照母元部，此亦是一證。<sup>64</sup>

在確定了子止二字的通假條件後，考察古文字的同音聯繫與齒字本身在甲骨文中的使用方式，筆者以為卜辭中「來齒」、「有齒」、「其齒」、「降齒」等齒字，都應當從鍾氏曾指出的，讀為災禍、災咎的「災」字。

子字屬精母之部，災字上古音亦為精母之部，僅聲調不同，<sup>65</sup>上古二字讀音極近，故推測當時借用從子（或不帶聲符）的齒字來指示「災」聲的意念，於音理上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就甲骨分期來看，我們知道「災」字大量出現在各組類卜辭中，尤其是無名組、黃類卜辭，習見「往來亡災」、「屯（鎮）日亡災」等套語形式，其例不勝枚舉，在整體甲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分量。但應該要被指出來的是，使用「亡災」、「有災」等用法始見於典賓、賓三類卜辭，數量不多，而「齒」字被用作災禍義的這種用法則僅見於典賓與少數賓一類卜辭，其後不見辭例，這是一個十分明顯的區隔。至於為何有此現象？綜上所論，推測此現象只是再一次體現出卜辭不同組類、不同刻手，對某一既有語詞往往存在用字習慣的差異這個事實。<sup>66</sup>因此我們可知，「齒」字在早期，除了用其本義者外，至少在賓一類卜辭中應該都是讀為「災」音，作災禍義用，且在典賓類中與「災」字同時並存使用，顯現出此語詞由來古遠的文化性質。

除此之外，甲骨中卜問「亡災」之辭，十分常見與「永（侃）」、「王永（侃）」在同詞中相對並卜的現象，尤以無名組、何組的田獵卜辭為多，茲援數例如下：

<sup>64</sup> 以上例證參見王輝編：《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38。

<sup>65</sup> 李珍華、周長楫編：《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頁130。

<sup>66</sup> 李學勤對此現象有過開創性探索，參李學勤：〈甲骨文同辭同字異構例〉，《江漢考古》2000年第1期，頁30-32。

1. 王其田惠乙。湄日亡災。永(侃)王。阜。  
于戊田。湄日亡災。永(侃)王。𠄎。 (《合》28496)
2. 丁巳卜貞：王焚(?)。往來亡災。王吝(侃)。  
(《合》37439)
3. 王其田于召。屯日亡災。泳(侃)王。大吉 (《屯南》1013)

王侃卜辭具有正面意義，「顯然是屬於吉利範疇的好事」，<sup>67</sup>和「災」具有相對的性質。和「降齒」相同，卜辭中也存在著「降侃」的例子，將「降侃」（如《合》34712、《屯南》3723、《屯南》3594）和前引「降齒」比較來看，可以發現二者的表述形式也十分接近，這是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齒」和「災」的關連性，或可給我們作為進一步的參考。

### 三、結論

除去對個別字例的專門考釋之外，由於材料的時代性具有早期性質，甲骨學的研究事實上涵涉層面極廣，王宇信曾在《中國甲骨學》一書中提綱挈領式的舉出其四點價值所在：「在漢語史和語言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甲骨學與歷史學有著密切關係」、「對古代科學技術史的研究有緊密的聯繫」、「對殷商考古學的深入研究有重大推動作用」。<sup>68</sup>王書雖屬通論性質，在甲骨文研究的價值與貢獻方面卻能理出清楚的脈絡，是值得肯定並有利理解的。可見古文字學者與古代史學者若能對甲骨知識的確實掌握，不僅能對個別文字問題增加認識，更將為提昇整體上古知識帶來顯著的幫助。就本文而言，我們針對「『多万入學』與《夏小正》」、「疾病『蠱\*』字試釋」、「人頭骨刻辭『者』字釋讀」、「『𠄎』字的辨識與思考」、「『𠄎』即狐字申說」、「災禍義『齒』字考釋」這六項小題，做了探討與分析，它們各自具有其學術特殊性，每一個問題雖然皆基於文字現象展開論述，但顯然在諸如上古禮制、醫療史、人類學、文化史等層面上都有各自的開展與啟示，足以作為我們未來進一步深探的重要參考。

【責任編校：黃佳雯、林雅雯】

<sup>67</sup> 裘錫圭：〈釋「衍」、「侃」〉，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編：《魯實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1993年），頁8。

<sup>68</sup> 王宇信：《中國甲骨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5-13。

附表 1：簡稱與全名對照表

簡稱	全名	簡稱	全名
《乙》	《殷墟文字乙編》	《甲》	《殷墟文字甲編》
《乙補》	《殷墟文字乙編補遺》	《英》	《英國所藏甲骨集》
《丙》	《殷墟文字丙編》	《屯南》	《小屯南地甲骨》
《合》	《甲骨文合集》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



05413.3

附圖 1：《英》 1999+ 《合》 25907

附圖 2：〈四祀卣其卣銘文〉<sup>69</sup>

<sup>69</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3385。

## 徵引文獻

## 專著

- 〔清〕孫希旦 Sun Xidan：《禮記集解》*Liji jijie* 上冊，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1990 年。
- 〔日〕高嶋謙一 Takashima Kenichi：《殷虛文字丙編通檢》*Yinxu wenzi bingbian tongji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1985 年。
- 于省吾 Yu Xingwu 主編：《甲骨文字詁林》*Jiagu wenzi gulin* 第 1、3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9 年。
- ：《甲骨文字釋林》*Jiagu wenzi shili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9 年。
- 方向東 Fang Xiangdong：《大戴禮記匯校集解》*Da Dai liji huijiao j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kaogu yanjiusuo 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Yin Zhou jinwen jicheng (xiuding zengbuben)*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年。
- 王宇信 Wang Yuxin：《中國甲骨學》*Zhongguo jiaguxue*，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9 年。
- 王國維 Wang Guowei 撰，黃永年 Huang Yongnian 點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Jinben zhushu jinian shuzheng*，瀋陽 Shenyang：遼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1997 年。
- 王輝 Wang Hui 編：《古文字通假字典》*Guwenzi tongjia zid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 王襄 Wang Xiang：《簠室殷契類纂》*Fushi yinqi leizuan*，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2000 年。
- 何景成 He Jingcheng 編：《甲骨文字詁林補編》*Jiagu wenzi gulin bubian*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7 年。
- 吳其昌 Wu Qichang：《殷虛書契解詁》*Yinxu shuqi jiegū*，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2008 年。

- 李孝定 Li Xiaoding:《甲骨文字集釋》*Jiagu wenzi jishi* 第2冊,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1965年。
- 李珍華 Li Zhenhua、周長楫 Zhou Changji 編:《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Hanzi gujinyin biao (xiu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9年。
- 林宏明 Lin Hongming:《醉古集——甲骨的綴合與研究》*Zuiguji: jiagu de zhuihe yu yanjiu*,臺北 Taipei: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u, 2011年。
- 姚孝遂 Yao Xiaosui 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Yinxu jiagu keci leizuan* 第1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9年。
- 商承祚 Shang Chengzuo:《殷墟文字類編》*Yinxu wenzi leibian*,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 2000年。
- 張宇衛 Zhang Yuwei:《綴興集——甲骨綴合與校釋》*Zuixingji: jiagu zhuihe yu jiaoshi*,臺北 Taipei: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e, 2020年。
- 張秉權 Zhang Bingquan:《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編》*Xiaotun dierben: yinxu wenzi bingbian* 上輯第1、2冊、中輯第3冊,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1957、1959、1962年。
- 張惟捷 Zhang Weijie、蔡哲茂 Cai Zhemao 編:《《殷墟文字丙編》摹釋新編》*Yinxu wenzi bingbian moshi xinbi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2017年。
- 郭沫若 Guo Moruo:《卜辭通纂》*Buci tongzuan*,東京 Tokyo:文求堂書店 Bunkūdo shoten, 1933年。
- :《卜辭通纂》*Buci tongzuan*,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 1983年。
- 陳夢家 Chen Mengjia:《殷墟卜辭綜述》*Yinxu buci zo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8年。
- 單育辰 Shan Yuchen:《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Jiaguwen suojian dongwu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0年。
- 黃天樹 Huang Tianshu 主編:《甲骨拼合五集》*Jiagu pinhe wuji*,北京 Beijing: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 2019年。

裘錫圭 Qiu Xigui：《文字學概要》*Wenzixue gaiyao*，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3 年。

蔡哲茂 Cai Zhemao：《甲骨綴合續集》*Jiagu zhuihe xuji*，臺北 Taipei：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2004 年。

羅振玉 Luo Zhenyu：《增訂殷虛書契考釋》*Zengding yinxu shuqi kaosh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1 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方稚松 Fang Zhisong：〈殷墟人頭骨刻辭再研究〉“Yinxu rentougu keci zai yanjiu”，收入宋鎮豪 Song Zhenhao 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Jiaguwen yu yinshangshi* 新 9 輯，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9 年。

吳匡 Wu Kuang、蔡哲茂 Cai Zhemao：〈釋𠄎（𠄎）〉“Shi juan (juan)”，收入周鳳五 Zhou Fengwu、林素清 Lin Suqing 編：《古文字學論文集》*Guwenzixue lunwenji*，臺北 Taipei：國立編譯館 Guoli bianyiguan，1999 年。

李宗焜 Li Zongkun：〈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Cong jiaguwen kan shangdai de jibing yu yiliao”，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bianji weiyuanhui* 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第 72 本第 2 分，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2001 年。

李學勤 Li Xueqin：〈論美澳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Lun meiao shoucang de jijian shangzhou wenwu”，《文物》*Wenwu* 1979 年第 12 期。

——：〈甲骨文同辭同字異構例〉“Jiaguwen tongci tongzi yigou li”，《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2000 年第 1 期。

——：〈〈邲其三卣〉與有關問題〉“‘Biqisanyou’ yu youguan wenti”，收入劉慶柱 Liu Qingzhu 等編：《金文文獻集成》*Jinwen wenxian jicheng* 第 28 冊，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2005 年。

——：〈《夏小正》新證〉“Xia xiaozheng xinzheng”，《李學勤文集》*Li Xueqin wenji*，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2005 年。

李學勤 Li Xueqin :〈殷商至周初的𠃉與𠃉臣〉“Yinshang zhi zhouchu de guo yu guochen”,《殷都學刊》*Yindu xuekan* 2008 年第 3 期。

唐蘭 Tang Lan :《天壤閣甲骨文存并考釋》*Tianrangge jiagu wencun bing kaosh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2016 年。

許子瀟 Xu Zixiao :〈商周時期顛骨刻辭材料整理〉“Shangzhou shiqi lugu keci cailiao zhengli”,《出土文獻》*Chutu wenxian* 2020 年第 2 期。

陳年福 Chen Nianfu :〈甲骨文形同形似字考釋二則〉“Jiaguwen xingtong xingsi zi kaoshi erze”,《勵耘語言學刊》*Liyun yuyan xuekan* 2012 年第 2 期。

程浩 Cheng Hao :〈清華簡《四告》的性質與結構〉“Qinghuajian Sigao de xingzhi yu jiegou”,《出土文獻》*Chutu wenxian* 2020 年第 3 期。

馮時 Feng Shi :〈殷人疾病考佚〉“Yinren jibing kaoyi”, 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Zhongguo guwenzi yanjiuhui、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古文字研究》*Guwenzi yanjiu* 第 29 輯,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2 年。

黃天樹 Huang Tianshu :〈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Yinxu jiaguwen suojian yejian shicheng kao”,《黃天樹古文字論集》*Huang Tianshu guwenzi lunji* , 北京 Beijing : 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 , 2006 年。

葉玉森 Ye Yusen :《殷虛書契前編集釋》*Yinxu shuqi qianbian jishi* , 臺北 Taipei : 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 1966 年。

—— :〈釋「衍」、「侃」〉“Shi ‘yan,’ ‘kan’”, 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 xuexi、中國文字學會 Zhongguo wenzi xuehui 編:《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Lu Shixian xiansheng xueshu taolunhui lunwenji* , 臺北 Taipei : 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u , 1993 年。

裘錫圭 Qiu Xigui :〈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 附:釋「万」〉“Jiaguwen zhong de jizhong yueqi mingcheng: shi ‘yong,’ ‘feng,’ ‘tao,’ fu: shi ‘wan’”,《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卷》*Qiu Xigui xueshuwenji, jiagujuan* 第 1 冊,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 2012 年。

劉桓 Liu Huan：〈釋甲骨文𠄎字〉“Shi jiaguwen 𠄎 zi”，《甲骨集史》*Jiagu ji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鍾柏生 Zhong Bosheng：〈釋齒〉“Shi chi”，《鍾柏生古文字論文自選集》*Zhong Bosheng guwenzi lunwen zixuanj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2008 年。

#### 網站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Kaogu ziliao shuwei diancang ziliaoku*，參見：[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瀏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7 日、11 月 1 日。

唐際根 Tang Jigen：〈他親手挖過上千座古墓，用煮人頭祭祀的商朝到底是不是奴隸社會？〉“Ta qinshou wa guo shangqianzuo gumu, yong zhu rentou jisi de shangchao daodi shibushi nuli shehui?”，參見：<https://xw.qq.com/cmsid/20180801A1V8X300>，瀏覽日期：2020 年 11 月 3 日。

單育辰 Shan Yuchen：〈說「狐」、「狼」——「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二〉“Shuo ‘hu,’ ‘lang’: ‘jiaguwen suojian de dongwu’ zhier”，參見：<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539>，瀏覽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